



黑旗岩：绝壁上的寨垣与梵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简云斌

秋高气爽，我站在万盛公园观景平台，往东望去，层层峰峦下，黑旗岩巍然兀立。甚至，崖顶紫竹寺的缕缕梵音，似也随风穿越小城，飘到了我的耳际。

万盛城区是个小盆地，周边群山拱卫，东南两向之山为大娄山余脉，尤为巍峨。最瞩目者当数黑山，主峰狮子槽海拔1973米，乃重庆直辖前全市最高峰。其次是南天门、梯子岩、猫头岩、龙头岩、桅子岭、凤凰山诸岭，纵横交错，迤迤连绵。而在城区附近，有一条较低的山脉——方家山，呈南北走向，长度约10公里，黑旗岩就位于方家山最南端。

黑旗岩东临箐溪沟，西俯万盛城区，南与刀子岩隔清溪河对峙，北与主脉方家山相连。海拔仅527米，但地形甚险，东、南、西三面是绝壁，北与方家山衔接处有一个大豁口，因此实为孤岭。特别是西面崖壁，长约150米，高约60米，刀劈斧削般笔直，堪称天工之作。

在万盛，黑旗岩是一个地标性的存在。但人们一直未弄清楚它的名字，有的说叫黑旗岩，有的说叫黑麒麟。

据1984年编印的《南桐矿区地名录》（万盛经开区以前称南桐矿区）载：“解放前在山岩顶上建有一寺庙，传说某元宵节时，灯上写有‘插旗庙’几

字，又因山岩呈黑色，故名。”又有一种说法是，此岩清代曾建有寨堡，插过黑色旗帜，所以称黑旗岩。后来山寨毁弃，修了一座观音庙，民间称作“插旗寺”。黑旗岩到底是因寨插黑旗而得名，还是因寺庙挂灯而得名，莫衷一是。

而据万盛已故文史专家孙龙英提供的资料，“黑旗岩”应为“黑麒麟”，指山形似黑色的麒麟，有他搜集的两首当地民谣为证。一首是：“一碗水不流，活龙奔下箐溪沟，二龙抢宝腰子口，黑麒麟猫望水流。”另一首是：“一碗水，水不流，活龙掉下箐溪沟，老猫就把黑麒麟，双狮解带两河口，美女晒羞阳春沟。”其中，一碗水、活龙（嘴）、箐溪沟、腰子口、老猫（猫头岩）、双狮、两河口、美女晒羞、阳春沟，均为当地的小地名。

笔者认可这个说法，此山实际上名为“黑麒麟”。两首民谣都将“黑麒麟”与“老猫（猫头岩）”这两种动物进行对举，说明最初人们是将此山称作“黑麒麟”的。后人不知，改为“黑旗岩”，读音虽未变，意思却大相径庭。

翻阅史料可知，在宋代，黑旗岩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“黑崖（岩）岭”。

渝南黔北山高谷深，唐宋时期，这一带生活的土著叫“南平僚（读lǎo）”。唐太宗贞观十六年（642年），朝廷为加强对南平僚的控制，以今万盛境为中心，设置溱州，下辖荣懿、扶欢等县。宋神宗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因溱州南平僚梁承秀、李光吉、王尧（一作王袞）三族公然与官府对抗，拒纳赋税，包庇

藏匿亡命之徒，并袭击巡察的官军，朝廷派夔州路转运使孙构、判官张洸率兵讨伐。“构自督官军及黔中兵击其后，斩承秀，入讨二族，火其居。余众保黑崖岭，黔兵从间道夜噪而进，光吉坠崖死，究自缚降。”（宋史·孙构传）。李光吉坠死的黑崖岭，应是今黑旗岩。荣懿治所在今万盛城区两河口附近，黑旗岩距两河口不过数里，且地形绝险，又有溶洞及水源保障（近现代因山脚采煤而干涸），便于土著势力据守。

李光吉当时是否在黑旗岩筑寨，不得而知。如今，黑旗岩残留有一段长约20米、高约3米的寨墙，还有一个寨门，由厚实硕大的石灰石砌筑。根据其规模、形制、材质分析，应是清代修筑的寨堡。

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、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石达开的太平军转徙于湘、鄂、川、黔一带，曾三过万盛场，大肆劫掠杀戮，“乡人皆入寨自保”。黑旗岩、刀子岩等绝壁险崖，被当地人作为避险之地，筑寨守卫。刀子岩有块《天全寨碑》，记载了当时情况：“同治元年春，发匪凭临，乡之人暂避于斯，而贼数四攻围，不能取胜，始知此岩乃大可恃也……”惜黑旗岩无相关碑碣传世，仅遗下一段残垣断壁。

攀上黑旗岩，我抚摸着已漫漶斑驳的寨墙，不由喟叹当年民生之艰难、筑寨之不易。自清代中叶至民国年间，万盛一带战事不断、兵连祸接，人民困苦不堪，一遇兵匪来犯，呼天无路，哭地无门，只能靠筑寨自保。而在绝壁

上修筑寨堡岂是易事？这一块块重逾两三百斤的石头，要从陡峭的山崖下开凿、搬运上来，不知耗费了多少民力血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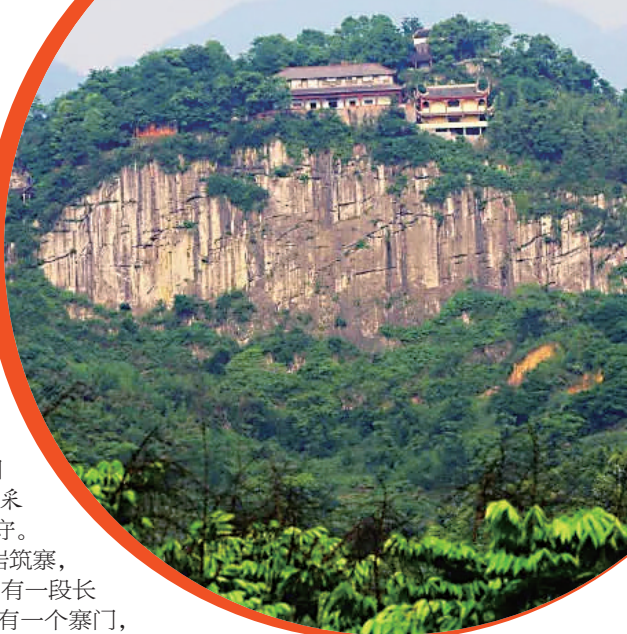
兵燹过后，人们开始在黑旗岩修建庙宇，祈求神灵保佑。最初修建的只是一座小小的观音庙（后称插旗寺），供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观音庙大约修于清末或民国初年，为尼姑庵，后此庙被毁。上世纪80年代，信众集资修复了观音堂和玉皇殿。1993年，官方正式批准黑旗岩为公开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，时任重庆佛教协会会长、慈云寺方丈惟贤法师（1920~2013年）特将黑旗岩改名为妙音山，寺庙定名为紫竹寺。

惟贤法师赐名妙音山与紫竹寺，应有其深意。观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山，那里有紫竹林，据说观音菩萨常在紫竹林中说法。她的佛法妙音与慈悲大德，穿越千山万水，终于来到黑旗岩，化作缕缕梵音，在万盛山水烟岚中缭绕不息。

近年来，紫竹寺新修了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山门等建筑，上山公路也拓展一新，寺院规划渐趋完备，在百丈绝壁的衬托下，颇有名刹气度，成为当地民众观光、休闲、礼佛的好去处。“紫竹梵音”还被评选为“万盛十二景”之一。

秋风吹来，山影迢递。蓝天白云下，黑旗岩矗立的身躯，像一面巨大的墨玉，温润着溱州盛城，守护着万家烟火与平安喜乐。

黑旗岩



爱菊的垫江知县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汤涛

张继，字择之，号少斋，甘肃省巩昌府陇西县人，进士出身。曾任四川省垫江（现重庆市垫江县）知县。历任四川垫江、华阳、东乡、万州、成都知县，后署理汉州知州。

作为地方官，张继体察民情、善施仁政，且爱写诗。在垫江任县令期间，留下不少诗作。光绪《垫江县志》中记录的诗歌作品，他是最多的。他还对菊花无限痴迷，留下几十首脍炙人口的咏菊佳作。

张继聪明好学，先中秀才，后中举人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五月，张继引见奉旨改翰林院庶吉士。依明清旧例，庶吉士散馆一般不授外官，能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一职，即等同于在中央政府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职。

正在张继在京城等待铨选时，其父亲去世，张继丁忧返乡，离职回家守丧。光绪五年守父丧期满，他又重新来到京城等待铨选。

光绪六年三月，张继获授江苏盐城县知县。但由于盐城与他家乡距离太远，不能赡养母亲，他便请求吏部将他改任离家乡较近的地方。于是在当年五月，吏部又将他改选为四川垫江县知县。光绪六年十二月，张继正式就任垫江知县，在垫江任知县两年。

光绪八年，张继调署四川东乡县（现四川宣汉县）。光绪十二年，张继调补四川江津县知县。光绪十三年，张继到任华

阳县知县。后来，又先后调署万县、汉州知州、代理成都县知县等。

张继常常以东汉时期贤太守郭伋为榜样，勤劳做事、尽心尽力，施行仁政、关心桑梓。张继还重视地方治安的管理，对偷盗、抢劫等犯罪都严加缉捕，当地治安得到极大改善。

张继珍惜人才，积极招揽聘请各方面的贤德人士，常与乡绅、贤德、文人雅士结社，悠游山林、吟诗作画。他还“每逢课士，捐廉加奖”，每逢士子学业考核时，他便将自己除正俸之外的养廉银捐献出来，对优秀的士子予以嘉奖。

在江津任知县时，张继针对义捐停止的问题，“继力图恢复”（民国《江津县志》卷六《官师》），并用于士林祀、遗爱祠等的日常管理维护，实实在在地为民众做好事、办实事。针对群众“好讼之风”盛行，他专门在江津县衙正堂侧面，放置一张桌子，自己白天坐在那里，专门收民众的状纸、呈词，随时收、随时问，随时解决群众的诉讼等问题。就这样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江津“下情易于上达，衙役积弊一时减轻”，民众“好讼之风”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。

张继还是一名诗人，细品他在垫江任职期间撰写的诗歌，他在垫江的任职非常愉快，看到的景色都非常美好，同时也见证他所施行的仁政得到民众的拥护。如：“竹翠桐阴锁碧鬟，小桥流水响潺潺”（《由沙河至杜家桥诗》），“楼高青嶂近，树远白

云迷。不为催科至，欢声满大隄”（《宿大顺场寺中诗》）等等。

张继对各地的乡村美景、人文景观、风俗习惯等，均通过诗歌予以记录，著有《有竹山房饮花吟社诗选》，又名《隅园集》。在垫江任知县的两年时间里，他写下了《访凌云洞》《砚台石》《夏日登阅耕楼》等诗歌，成为人们研究清代末期垫江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的难得史料。

任四川东乡县（现四川宣汉县）知县时，他主持新建饮山楼，主要用于供奉东乡县历代诗人，并作为当地文人墨客饮酒作诗的场所。光绪《东乡县志》记载有张继的诗《新建饮山楼落成七律十首》。他在诗的序言中写道：“癸未隆冬于西来寺侧新建饮山楼、憩春亭，落成之日，供奉历代诗人。邀集寅佐宾朋及门下诸生，联吟燕饮，夜分始散，因赋景物以志胜游。”

另外，光绪八年至十一年（1882年—1885年），时任甘肃陇西知县的李寿芝，为襄武书院筹集资金。张继就为家乡陇西修建襄武书院慨捐白银500两。那个时候，刚好是张继在垫江担任知县期间。

作为州县主官的张继，对菊花无限痴迷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咏菊佳作，先后写下了《菊品》《菊魂》《菊神》一组十首七言律诗，多角度多层次表达了自己对菊花的喜爱之情。

在张继心中，世上花木有千万，无一能与菊花比。他仿效罗虬的诗作，将四十

种花木一一和菊花作对比，作了《比菊花诗》七言绝句一组，共四十首，对比精妙、诗如泉涌，灵活用典、精彩华丽，使得菊花艳压群芳、光彩照人。比如：《桃》：“偏能淡处矜颜色，不似桃花比美人”；《柳》：“柳絮何如寒菊好，折腰笑倒陶渊明”；《牡丹》：“若教开向春三月，岂使花王属牡丹”等等，张继对菊花的特殊情结，跃然纸上，前无古人，后少来者。

